

廿二史劄記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四

陽湖 趙翼 雲崧

宋史數人共事傳各專功

貝州王則之亂討平之者明鎬文彥博也而鄭驥傳則云王則反討平之竟似驥一人之功矣又楊燧傳謂燧攻貝州穴城以入賊平功第一劉閔傳又謂閔從攻貝州穿地道間先入衆始從遂登陴引繩度師遲明師罕入貝州平功第一則卽穴城一事又各擅第一功矣夏竦卒賜謚文正司馬光劉敞俱駁之光傳曰光謂謚之美者莫如文正竦何人足以當之乃改謚文莊略不及敞之同議則似光一人所駁矣敞傳又曰敞疏三上乃

改謚文莊亦略不及光又似敝一人所改矣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過宮成服趙汝愚擁立寧宗一事據汝愚及趙彥逾傳是時宰相留正去位中外洶洶汝愚謀立嘉王嘉王欲倚殿帥郭杲爲用以告彥逾彥逾嘗有德於杲遂奉命以汝愚謀告杲杲乃領兵衛寧宗卽位是此謀本出汝愚而彥逾共成之厥後汝愚因此擁立之功爲侂冑所忌得禍最烈正以此也而葉適傳則謂是時趙汝愚計無所出適責知閤門事蔡必勝不得坐視蔡乃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閤門事韓侂冑三人定議適亟白汝愚汝愚乃遣侂冑關禮以內禪事奏太皇太后明日因禪祭遂立嘉王卽位則此謀又

係葉適與蔡必勝等定議後以告汝愚者矣

按紹熙元年

愚計無所出宗室彥適責以同姓之卿不得坐視汝愚曰奈何事無向承天門計
擊自到發耳彥適曰無益也乃為書計請於太皇太后以嘉王即位而尊光宗為太
上皇帝使宦官共成其事據此則首謀又屬彥適然宋史彥
適傳不載其首謀蓋葉或紹熙行禮記所云非當日實事

宋史各傳錯謬處

袁彥傳有劉仁贍降之語張保續傳亦有劉仁贍率將
卒出降之語薛居正五代史周顯德四年世宗親征壽
州劉仁贍上表乞降是薛史原有此語然薛史僅抄實
錄而未及詳考事實至歐史則已辨明仁贍之不降實
副使孫羽以仁贍病篤詐為其書以降者所以特列仁
贍於死節傳今宋史袁彥等傳尚云然豈元人修史時
并歐史亦不檢對耶韓世忠傳世忠屯焦山謂烏珠

齊魯

至必登金山龍王廟觀虛寶乃令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側果有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既墜而馳者訪之卽烏珠也按金山在永中豈能騎而入又騎而逃此必誤也輿地記勝謂伏兵北固山龍王廟此較近理乃作傳者於此等處亦不訂正曹友聞傳元兵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按顯忠係紹興中歸宋卒於乾道中距友聞與蒙古兵戰時已六七十年安得尚統軍耶或另有一李顯忠然史又不分析言之陳直中傳遺張全合尹玉麻士龍援常州玉士龍皆戰死全不發一矢奔還文天祥請誅之宜申釋不問文天祥傳亦謂朱華尹玉等戰五

牧敗兵渡水挽全軍舟全軍斬其指皆溺死全不發一
矢走歸是張全並未戰也而尹玉傳乃云淮將張全麻
將朱華大戰於五牧則全又在力戰之內矣功罪混淆
莫此爲甚又劉師勇與姚訔守常州數月城陷師勇拔
柵戰且行其弟馬墮墜躍不能出師勇舉手與訣而去
是師勇守常至城破始去也事見張世傑傳及元史伯
顏傳并鄭所南集而王安節傳則謂師勇復常州後卽
赴平江使安節在常拒守又似師勇未嘗與常州之難
者此又一史中自相矛盾之處也呂蒙正傳贊謂國朝
三次入相者惟趙普呂蒙正然蒙正之後又有張士遜
呂夷簡文彥博皆三次入相蔡京并四次入相蒙正傳

資所云亦未深考

宋史列傳又有遺漏者

一代之臣甚多自非大奸大忠原不能悉載然有必宜載而反遺漏者俞文豹清夜錄靖康之變上皇將赴金軍中書舍人姜堯臣極諫不可往番使以骨朶擊之死曹勛北狩錄四太子求王婉容爲黏罕子婦婉容自刎死此二事忠節凜然史傳所必宜載者而列傳皆無之彭義斌自山東起義隨李全來歸卽與趙范趙葵破金兵義斌獨擊至下灣渡掩金人於淮見舊後因李全亂楚州制置使許國走死義斌斬全使大罵誓必報此讐會全攻恩州義斌卽出戰敗之全求制置使徐晞稷書與

義斌速和義斌致書趙善湘曰不誅全恢復不成但能
遣兵扼淮陽其南路必可滅賊賊平之後義斌戰河北
盱眙諸將戰河南神州可復也只學趙范亦謂善湘曰義
斌蹙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尊朝廷也見是全
貽書制置司誣義斌叛朝廷雖知義斌之功憚全未欲
行賞義斌俟朝命不至拓地而北進攻東平嚴實潛求
救於蒙古將博羅罕而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實取
河朔而後圖之遂以兄禮事實不奪其兵而留青崖峒
所掠實之家屬不還進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
萬既下真定道西山而北博羅罕兵始至義斌分兵與
實陽助而陰伺之實危急卽赴博羅罕軍與之合與義

賦戰於內黃之五馬山義斌兵敗被執史天澤說之降
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也肯爲他人屬耶遂死之見元史義斌傳
後朝廷討李全詔有云彭義斌以忠拓境大展皇略已
加贈典追封是是義斌之忠義勲績比趙立李寶魏勝
等更有過之則宋史何得無傳乃僅散見於李全等傳
而不另立專傳豈非闕漏耶又吳縝作新唐書糾謬至
今尚傳其書而宋史無傳劉克莊詩集文集爲宋末一
大家今亦無傳此皆史家之疎也

宋史排次失當處

宋史又有不必立傳者歐公五代史不立韓通傳爲本
朝諱也宋史補之而以李筠李重進並列爲周三臣是

矣他如張從恩扈彥珂薛懷讓藥元福皆五代時人從
恩入宋改封許國公其入宋史可也彥珂懷讓元福當
宋初卽病歿趙昂李穀竇貞固李濤趙上交張錫張緯
邊歸讓劉濤等并未官於宋則傳之何爲或以五代史
無傳不得不於宋史存之然李穀李濤在五代尚有事
蹟可紀其餘本不足書乃一概入之列傳仍不過敘其
歷官如今仕途之履歷而已此亦成何史策宋臣中宣
繒別之傑鄒應龍金淵張礪饒虎臣戴慶炯等傳亦但
敘履歷絕無一言一事則傳之何爲其他編次之失更
有當改定者張憲牛皐楊再興皆岳飛部將舊史本附
飛傳後元人修史另編爲卷卷之劉子羽胡世將與吳玠

兄弟在蜀同功共事應與玠璘相次今亦各為卷此猶曰官有文武之別也解元成閔皆韓世忠部將宜附世忠後郭浩楊政皆吳氏部將用兵與吳氏相終始宜附玠璘後今皆另編為卷蓋亦元人改舊史而排次耳王友直李寶皆自北起義來歸既同列一卷李顯忠亦自鄜延起事間闕數國冒死南投功名尤著魏勝起兵漣水據海州以歸與寶共事此數人者應彙列為一卷以顯忠為首勝寶友直次之而今皆各為卷秦檜擅國十九年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斥去惟王次翁始終為檜所憐則次翁應附檜傳後陳自強之附韓侂胄與次翁之附秦檜一也則自強亦應附侂胄後乃皆編入列

傳不著奸黨何也權邦彥徽欽時人卒於高宗紹興三年乃廁於寧宗諸臣之列汪若海張運柳約亦皆欽高時人而廁於理宗諸臣之列林勳劉才邵等皆高孝時人并廁於德祐末造李庭芝諸人之列不幾顛倒時代乎南唐世家旣立韓熙載傳矣劉仁贍皇甫暉姚鳳皆完節於南唐者何以不爲立傳以附於熙載後南唐徐鉉北漢楊業後仕於宋旣入之宋臣傳矣南唐之周惟簡西蜀之歐陽迥亦皆仕宋歷官多年何以又不入宋臣傳而仍附南唐西蜀世家之後乎此皆自亂其例者想見元人修史草率從事徒以意爲排次不復詳細審訂也

史家一人兩傳

史傳人物太多修之者非一人不暇彼此審訂遂有一人而重出者如顧寧人指出元史列傳中第八卷之速不台卽第九卷之雪不台十八卷之完者都卽二十卷之完者拔都三十七卷之石抹也先卽三十九卷之石抹阿辛皆是二人兩傳可見修史者之草率從事然蒙古以國語爲名譯作漢字但取其音之同而字不必盡一致有此誤猶有說也若舊唐書列傳之七十二既有楊朝晟九十四又有楊朝晟五十一既有王求禮一百三十七又有王求禮宋史列傳之一百十六既有李熙靜二百十二又有李熙靖考其事蹟實係一人並非偶

同姓名者是修史之草率更甚於明修元史時至如

史有三耶律托卜嘉舊史名印一在列傳第二十六一在

第二十九一在第四十一又有兩蕭罕嘉努舊史名蕭一

在列傳第二十六一在第三十三又有兩蕭塔喇噶舊史

塔喇一在列傳第十五一在第二十金史又有兩達蘭舊史

一在列傳第十又名古雲禧一在第十五又有四羅索舊史名

一在列傳第十其三在五十七同為一傳當時已以大

婁室中婁室小婁室別之又有兩額爾克舊史名亦同為

一傳當時亦有草火訛可板子訛可之別此則名雖同

而人各別蓋遼金元皆以國語為名諸人國語之名本

同故耳至如金史之碎不斛即元史之速不台即元將之國

廿二史劄記宋史卷四 七

后及宋族
北去者

宋史之兀良哈解卽元史之兀良合台

卽征文廷由
魯西北歸者此

又修史時各據所譚漢字入傳不暇彼此訂正也

監板宋史脫誤處

余家所有宋史二本係前明南北監板各一其中誤字
落句不一而足如尤袤傳高宗崩靈駕將發引忽議配
享洪邁請用呂頤浩韓世忠趙鼎張浚袤言祖宗典故
旣祔然後議配享今忽定於靈駕發引之前不加詳議
恐無以服勲臣子孫之心乃詔更議後卒用四人者時
楊萬里亦謂張浚當配食爭之不從補外表轉禮部侍
郎云云按萬里所著誠齋揮麈錄謂洪景廬以浚殺曲
端一事輟其配享是邁乃輟浚者今傳反云邁請用浚

又按楊萬里傳高宗崩洪邁不俟集議配享獨以呂頤
浩等姓名上萬里疏詆之力言張浚當與是邁本未以
浚入配享尤袤傳所云張浚當是張俊之誤也配享兼
用文武邁旣請用呂頤浩趙鼎兩文臣則武臣必是韓
世忠張俊耳又曹勛傳紹興二十九年勛副王倫爲稱
謝使至金金主將侵淮勛與倫歸言和好無他按倫自
建炎元年卽爲通問使至金紹興二年粘罕使倫歸報
七年再使金回八年又往偕張通古來九年再充使奉
迎梓宮太后被拘河間十四年金人欲官之不從乃縊
死是倫之死在紹興十四年安得二十九年尚有與曹
勛同使之事及閻王綸傳二十八年金將渝盟邊報沓

至二十九年朝論欲遣泛使覘之綸請行曹勛副之至金館禮甚隆歸言鄰國恭順皆陛下威德所致然是時金已謀犯江特以善意給綸耳據此始知勛所副者乃王綸非王倫也又張邵傳邵初使金遇秦檜於濰州及歸上書言檜忠節後其弟祁下獄將株連邵會檜死得免此數語上下不貫邵既有德於檜檜自黨護之檜死則不能免株連矣乃反云檜死得免此必有脫落字句處皆刊刻時校讐不精之故也當別求善本改之

趙良嗣不應入奸臣傳

馬植燕人以取燕策干童貫入奏徽宗寵之賜姓名李良嗣又賜以國姓圖燕之議由此起斯國召禍首謀然

良嗣但建此策聽不聽則在乎廟堂之持議也及良嗣奉使由海道至金與金太祖約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中析津府自是凡數往返會金太祖殂金人欲變元約但予以燕京及薊景檀順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約山後山前十七州今如此信義安在金人不從良嗣又奉使往曰本朝狗大國多矣豈平濞一事不能相從耶金又不從俟良嗣又至以荅書稿示良嗣曰燕京係我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我朝良嗣曰租隨地出豈有予地而不予租稅者金人曰燕租六百萬今只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良嗣曰我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由直耶是良嗣銜命往來能以口舌抗強鄰

故宋史本傳亦謂往返六七頗能緩頰盡心與金爭議使無收納張覺之事金人亦難遽起兵端而中華疆土復歸版圖良嗣方且當入功臣傳中乃張覺之叛金來降主國計者貪近利而昧遠計輒輕爲招納良嗣方苦口爭之以爲失歡強鄰後不可悔而舉朝醉夢卒不聽從果致金兵得以藉口不惟新得之地盡失之并至鑿與北狩神州陸沉此則王黼輩之貪功喜事謀國不臧於良嗣無與也乃事後追論禍始坐以重辟已不免失刑修史者又入之奸臣傳中與蔡京等同列殊非平情之論也

王倫

王倫使金問關百死緒成和議世徒以胡銓疏斥其
邪小人市井無賴張燾疏斥其虛誕許忻疏斥其賣
遂衆口一詞以爲非善類甚至史傳亦有家貧無行數
犯法幸免之語不知此特出於一時儒生不主和議者
之詆謫而論世者則當諒其心記其功而憫其節也倫
本王旦弟勗之後初非市僧里魁其奉使在建炎元年
是時金人方擄二帝北去凶醜正熾誰敢身入虎口倫
獨慷慨請行其胆勇已絕出流輩及至金被留久之尼
瑪哈蒙古使烏陵思謀至倫卽以和議動之欲使其還兩
官歸故地尼瑪哈雖不答然和議實肇端於此卽洪皓
之以畏天保天語悟室猶在後也已而尼瑪哈有許和

意紹興二年先遣倫歸次年卽遣李永壽王翊來值劉
豫內犯議遂中格七年徽宗鄭后訃至復遣倫充使奉
迎并乞河南陝西地是冬豫旣廢倫入見金主金遂以
烏陵思謀石慶偕倫來議八年再使金金卽遣張通古
等來許歸梓宮母后及河南陝西地九年倫充使再往
金竟以河南陝西地先付之設使金不渝盟則存歿俱
歸境土得復倫之功豈南渡文武諸臣所可及哉祇以
金人自悔失策旋毀前議倫遂被拘於河間其後和議
再成遂不得身預其事然創議於敵勢方張之時其收
功於兩國將平之日其難易旣不同且倫之議和與高
帝后疆土全歸而未議及歲幣迨秦檜主和則寸土不

歸反茂輸銀絹二十五萬兩匹徒得一母后二族極而已其難易更不可以道里計而况李永壽等之來賴倫以雲中舊識稍損其驕倨張通古等之來又賴倫委曲調護使秦檜就館受書以免屈萬乘之尊是其周旋於事勢難處之會卽朱弁洪皓輩有不能及者蓋弁皓僅完臣節倫則兼濟國事其所任爲獨難故皓歸亦極言倫以身殉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實深服其心力俱殫也及被拘六年金人欲用爲平滌三路都轉運使其時兩國和議久成化讐爲好卽受金官職亦非反類事仇况家本莘縣鄉土已屬於金於私計亦甚便乃力拒不受甘被其縊死

金史謂倫已受官又辭乃縊死宋史則謂不受官而被害按倫如果受官豈復抗辭是必未受官也

是不惟謀國之忠歷百艱而不顧而殉國之烈甘一死而不撓視弁皓等得歸故國身受寵榮者其身世尤不幸志節尤可悲也而區區身後之名又以市井無賴數語傳爲口實至今耳食者幾視爲倖功掉臂之人此不可不急爲別白也

宋初降王子弟布滿中外

角力而滅其國角材而臣其人未有不猜防疑忌而至於殺戮者獨宋初不然周保權被擒授千牛衛上將軍葺京城舊邸院居之湖高繼冲納土但令王仁贍知軍府事而仍令繼冲鎮其地迨繼冲入朝改授武寧軍節度使徐宿觀察使鎮彭門凡十年其叔高保衡歷知宿

懷同汝四州及光化軍其臣孫光憲亦官黃州刺史梁

延嗣亦官復州防禦使南劉鋹戰敗被擒仍封恩赦侯

賜第居京師進封彭城郡公南李煜城破始降封違命

侯居京師後封隴西郡公其子弟多授大將軍衛將軍

等官從善爲通許監軍從誦歷知隨復成三州季操歷

知淮陽漣水二軍蔡舒二州仲高官郢州刺史十餘年

其臣徐鉉等皆官於京師更無論也南孟昶既降賜第

京師封秦國公尋卒子元喆歷知貝定二州又爲鎮州

兵馬鈐轄移滑州以病求小州乃移滁州而卒元珪歷

官宋曹兗鄆都巡檢出知滑州其臣伊審徵官靜難軍

節度使移鎮延安趙彥韜授興州刺史移澧州毋守素

歷知趙州容州兼本管諸州水陸轉運使

西陳洪進納

士後封杞國公賜第居京師子文顯仍知泉州移知青

齊廬三州文顯歷知房康同耀徐衡六州文顯歷知海

濱濰沂黃五州文項歷知登舒二州

漳

錢俛納土後封

淮海國王賜禮賢宅居京師後出爲武勝軍節度使改

封南陽國王子惟濬屢加諸鎮節度使常居京師惟治

知真定軍府兼兵馬都部署惟濟歷知絳潞二州又爲

永州團練使改成德軍惟演仕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出判許州俛弟儼判和州昊歷知宋壽泗宿四州其臣

僚孫承祐知大名府改知滑州沈承禮知密州

吳越劉繼

元降封彭城郡公賜京城甲第一區授保康軍節度使

其臣李憚歷知廣許孟三州馬峰分司西京北漢統計諸

降王及諸降臣無一不保全者此等僭偽竊據之徒歸

降本非素志况新造之邦民志未定國勢易搖豈能一

無顧慮乃其主皆賜第京師居肘腋之地其子弟臣僚

又皆分職州郡掌兵民之權而廟堂之上不聞操切猜

防入仕新朝者亦帖然各効其勤無反側不靖之意於

此見宋太祖太宗并包天下之大度震服一世之神威

非詐力從事者所可及也後之論者往往謂宋開國之

初卽失於弱豈知不恃詐力以爲強者其強更甚也哉

宋諸帝御集皆建閣藏貯

宋諸帝御集各建閣藏貯自真宗始真宗晚年以所著

詩文示丁謂等曰朕聽覽之下以翰墨自娛雖不足垂
範亦平生遊心於此也謂等請鑿板宣布共七百二十
二卷并作天章閣貯之自後諸帝御集皆倣此例而閣
名各不相襲英宗建寶文閣藏仁宗御集神宗以英宗
御書亦附於內哲宗建顯謨閣藏神宗御集元祐二年已詔
次神宗御集四年上之先慈寶文
閣元符元年另建顯謨閣貯之徽宗建徽猷閣藏哲宗御集高宗
建敷文閣藏徽宗御集孝宗建煥章閣藏高宗御集寧
宗建華文閣藏孝宗御集又建寶謨閣藏光宗御集理
宗建寶章閣藏寧宗御集度宗建顯文閣藏理宗御集
每帝各建一閣雖頗繁費然亦足昭敬謹且見諸帝文
治之盛也又每閣皆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等官俾專職

掌以上晉見本紀如神宗以章衡爲寶文閣待制謂之曰卿爲仁宗朝魁甲寶文藏御集之處未始除人今以處卿是也

錄名臣後

真宗錄唐白居易後利用爲河南府教授元稹七世孫爲台州司馬裴度孫坦爲鄭州助教又錄唐長孫無忌段秀實等孫皆教官仁宗錄唐狄仁傑張九齡郭子儀顏真卿後神宗錄唐魏徵狄仁傑段秀實後皆見本紀按舊唐書段秀實傳自貞元後凡赦書褒忠必以秀實爲首又貞元六年赦書授顏真卿一子五品官文宗時又以真卿曾孫宏式爲同州叅軍五代史劉遂清傳唐

朝渾郭顏段之後每一赦出以一子出身率為常制是唐及五代時已有此制宋蓋仿而行之也

宋皇后所生太子皆不吉

真宗由皇太子登極其母則李賢妃也仁宗由皇太子登極其母則李宸妃也神宗之為皇太子其母本高皇后然生帝時尚在英宗潛邸未為后也哲宗由皇太子登極其母朱德妃亦非后也惟欽宗生時其母王氏已册為后故欽宗以嫡長為皇太子後即位竟北遷於金南渡後光宗母係郭皇后寧宗母係李皇后然誕育時亦皆在潛邸未為后也惟度宗后全氏正位中宮後生德祐帝咸淳三年全氏生帝甫登極即國亡統計有宋一代皇后

正位後所生太子祗靖康德祐二帝而二帝皆爲失國之君此理之不可解者。又有已立爲太子而不得繼統者太宗之昭成太子元禧真宗之悼獻太子祐哲宗之獻愍太子茂猶皆死後追贈未普及身爲儲君也其生而立爲太子者欽宗嫡子諶宋后所生生時雖尚未爲后然正妃也故諶爲嫡皇孫當時已稱祖宗以來所未有欽宗登極後立爲皇太子後竟隨北去高宗之元懿太子專潘賢妃所生苗劉之變爲所擁立改元明受高宗復辟後立爲皇太子未幾殤孝宗之莊文太子愔郭后所生嫡長子乾道元年立爲皇太子年二十四薨寧宗之景獻太子詢本宗室子開禧初立爲皇太子年

二十九薨再育宗室子貴和爲皇子賜名竝雖未加太子之號然已居儲貳繼體攸屬後爲史彌遠擅廢降封鎮王不得其死是不惟正后所生太子不吉卽非正后所生而冊爲太子者亦不皆吉也

宋初考古之學

考古之學至南宋最精博如鄭樵李燾王應麟馬貴與等是也然宋初制誥之臣已多博雅乾德三年范質等三相俱罷將獨相趙普而無宰相書敕帝以問陶穀穀曰古來宰相未嘗虛位惟唐文宗甘露之變數日無相左僕射令狐楚奉行今尚書亦南省官可以書敕竇儀曰非承平令典也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卽宰相也可

書敕從之儀之論固是然古來偶有朝無宰相之故事
穀獨能記之又普獨相後太祖欲置之副而難其名稱
問穀下宰相一等有何官穀曰唐有參知機務參知政
事遂以薛居正呂餘慶爲參知政事倉猝一問卽能援
引故事可見熟於典故腹笥中無不有也太祖改年號
乾德以爲古所未有後於宮中得乾德錢以問竇儀儀
對以僞蜀曾有此號詢知果自蜀中來者始嘆曰宰相
須用讀書人太宗時皇子元傑封吳王行揚州潤州大
都督府長史張洎謂六朝皇子封王以郡爲國置傅相
內史等佐王爲治或王子不之國則內史行郡事唐改
爲長史凡親王授大都督不之鎮而朝命大臣臨郡者

卽有長史之號謂親王之上佐也如段文昌出鎮揚州
云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
李載義出鎮幽州云盧龍軍副大使知節度事兼幽州
大都督府長史是也今王旣爲大都督又爲長史則是
王自爲上佐矣卽此數條可見諸臣於朝章國典無不
究心有素倉猝間卽有據依足資朝廷制作之討論也
又錢俶薨謚忠懿張洎爲覆狀有受寵若驚居亢無悔
語張泌駁之謂亢龍無悔非臣子所宜言洎對狀曰易
之九三王弼注云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因時而惕
故愈於上九之亢正義云九三居下體之極是人臣之
體其能免亢龍之咎者以慎守免禍也是人臣能免亢

極之禍也漢書梁商傳贊云地居亢滿而能以謹厚自
終楊植作許由碑云錙銖九有亢極一夫杜鴻漸讓元
帥表云祿位亢極過踰涯量盧杞作郭子儀碑云居亢
無悔其心益降張說作祁國公碑云一無目牛之全一
無亢龍之悔皆就人臣而言也乃詔洎援引故實歷歷
有據罰似一月俸以一亢字而援引典故辯博如此其
學可知神宗有殿名宣光哲宗問林希古有此名否希
對曰此石勒殿名也乃更名顯承此又諸臣熟於經史
之學原原本本非以口給也自朝章國故之不講則有
如蔡京誤以唐太宗爲宋太宗而廢尚書令者矣

太宗曾爲之今不須復置說者謂宋太宗未嘗爲尚書令惟唐太宗曾
爲之今誤以唐太宗爲宋太宗乃蔡京當國不學無術之故也見京傳

自經義

史學之不講則有如章惇謂北郊祀地只可謂之社而

欲廢北郊大禮者矣

惇以北郊止可謂之社黃履曰天子祭天地皆稱社故詩序云郊祀天地若社則土神也豈有祭大燕亦

謂之社正北郊之議遂定見前傳

然則北宋文學之臣稽典故援經史俱確有

据依豈後代所可及哉

宋初嚴懲賊吏

宋以忠厚開國凡罪罰悉從輕減獨於治賊吏最嚴蓋

宋祖親見五代時貪吏恣橫民不聊生故御極以後用

重法治之所以塞濁亂之源也按本紀太祖建隆二年

大名府王簿郭顛坐贓棄市乾德三年員外郎李岳陳

偃殿直成德鈞皆坐贓棄市蔡河綱官王訓等以隸土

雜軍糧磔於市太子中舍王治坐受贓殺人棄市開寶

三年將軍石延祚坐監倉與史爲姦贓棄市四年將軍
桑進興洗馬王元吉侍御史張穆左拾遺張恂皆坐贓
棄市劉祺贓輕杖流海島六年中允郭思齊觀察判官
崔絢錄事參軍馬德林俱坐贓棄市此太祖時法令也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泗州錄事參軍徐璧坐監倉受賄
出虛券棄市侍御史趙承嗣隱官錢棄市又詔諸職官
以贓論罪雖遇赦不得敘永爲定制中書令史李知古
坐受贓改法杖殺之詹事丞徐選坐贓杖殺之御史張
白以官錢糶賣棄市汴河主糧吏奪漕軍糧斷其腕狗
河干三日斬之是太宗法令猶未弛然寇準謂祖吉王
淮皆侮法受贓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王沔之弟盜

至守財至千萬止杖豈非不平耶則是時已有執法曲
縱者至真宗時棄市之法不復見惟杖流海島如員外
郎盛梁受贓流崖州著作郎高濤以贓杖脊配沙門島
蓋比國初已弛縱矣仁宗本紀則并杖流之例亦不復
見蘓頌傳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應死法官援李希
輔例杖脊黥配海島頌奏仲宣贓少應減神宗曰免杖
而黥之可乎頌引刑不上大夫爲對遂免黥永爲定制
自是宋代命官犯贓抵死者例不加刑當時論者謂頌
一言而除黥刺以爲仁人之言其利溥頌益可見姑息
成風反以庇奸養貪爲善政其於不肖官吏之非法橫
取蓋已不甚深求繼以青苗免役之掊克花石綱之攘

奪遂致民怨沸騰盜賊競起宋江等三十六人橫行河朔官軍萬人不敢捕方臘之亂凡得官吏必恣行殺戮斷截肢體採取肺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勁矢備極慘毒以泄其憤陳遘疏所謂貪污嗜利之人倚法侵牟不知紀極怨痛結於民心故至此也

見陳遘及方臘傳

南渡後高宗

雖有詔按察官歲上所發摘贓吏姓名以爲殿最然本紀未見治罪之人惟孝宗時上元縣李允升犯贓貸死杖脊刺面配惠州牢城籍其貲失察上司俱降黜廣東提刑石敦義犯贓刺面配柳州籍其家知潮州曾造犯贓貸死南雄編管籍其家叅知政事錢良臣以失舉贓吏奪三官是時法令雖比國初稍輕而從積玩之後有

此整飭風氣亦爲之一變真德秀所謂乾道淳熙間有
位於朝者以饋賂及門爲耻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
爲耻皆孝宗之遺烈也理宗雖亦詔監司以半歲將劾
去賍吏之數來上視多寡爲殿最守臣助監司所不及
則以一歲爲殿最是亦頗能留意綜核者然是時湯
燾疏言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民罹昔所未有之害
苞苴有不可勝窮之費故民有不可勝窮之憂則知
廟堂之詔已爲具文而官吏之賡削如故也賈似道亦
疏言裕財之道莫急於去賍吏藝祖杖殺朝堂孝宗真
決刺面今當仿而行之以似道之狂謬尚知賍吏之
不可不重懲而追思藝祖孝宗之遺法然則是二帝者

可謂知所務者哉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五

陽湖 趙翼 雲崧

宋封王之制

宋初臣下少封王者石守信卒封武威郡王王審琦卒封琅琊郡王高懷德卒封渤海郡王王景生封太原郡王卒封岐王此皆前代功臣位本崇重一旦傾心與朝宣力藩鎮故榮之以茅土也其佐命功臣惟趙普卒封真定郡王曹彬卒封濟陽郡王而已普後加封韓王至徽宗時追封王安石舒王蔡確汝南郡王封曾始濫時宰相何執中卒封清源郡王鄭居中卒封華原郡王甚至奄人童貫亦生封廣陽郡王名器猥褻莫此為甚南渡後武臣

封王者韓世忠生封咸安郡王後追封斬王張俊生封
清河郡王後追封循王楊存中生封同安郡王後追封
和王吳璘生封新安郡王後追封信王其死後追封者
吳玠濟王岳飛鄂王諱劉光世安成郡王諱又加封鄭
王文臣封王者秦檜生封建康郡王後追封申王史浩
追封會稽郡王又加衛王韓侂胄生封平原郡王史彌
遠生封會稽郡王死又追封越王鄭清之亦追封魏郡
王諸武臣多戰功疏封尚有說文臣以權寵得之亦太
猥褻矣此外則后族有封王者其始皆子孫尊崇母后
之族如太祖追封杜太后弟審進爲京兆郡王真宗追
封母李太后父英常山郡王仁宗追封真宗潘后父美

鄭王郭后弟守文燕王是也章獻明肅劉后父迥追封
魏王則以后垂簾故李宸妃弟用和封隴西郡王亦以
仁宗生母故惟仁宗張貴妃追册正成皇后父堯封封清河郡王
此爲人主自封后族之始仁宗慈聖光獻曹后乃曾彬
女孫神宗時追封其曾祖芸魏王祖彬韓王父玘吳王
后弟份亦封濟陽郡王則并及四代矣英宗宣仁聖烈
高后神宗追封其父繼勳康王兄遵甫楚王高宗又追
封后弟士遜士林姪公紀公繪皆爲王神宗欽聖向后
弟宗固家陽郡王宗良永嘉郡王皆徽宗時封哲宗孟
后父彥弼咸寧郡王弟忠厚信安郡王則高宗時封徽
宗王后鄭后無封韋賢妃爲高宗生母高宗封其弟淵

平樂郡王欽宗朱后父伯材恩平郡王則欽宗所封也
高宗吳后父近吳王第益大寧郡王蓋新興郡王孝宗
郭后父瑛榮王第師瑀永寧郡王皆子爲帝後所封光
宗李后三代皆封王則光宗時封寧宗楊后第次山永
陽郡王其二子谷石亦皆封王亦寧宗時封理宗謝后
三代皆王則度宗時封

宋待周後之厚

宋太祖爲軍士擁戴既登極遷周恭帝及符太后於西
宮易其帝號曰鄭王太后曰周太后作周六廟於西京
遣官遷其神主命周宗正郭玘以時祭享又遣工部侍
郎艾穎拜嵩陵太祖慶陵世宗建隆三年鄭王出居房州關

寶六年鄭王始俎距禪位已十四年矣宋祖素服發哀
輟朝十日謚曰恭帝命遷墓慶陵之側陵曰順陵仁宗
嘉祐四年詔取柴氏譜系於諸房中推最長一入歲時

奉周祀尊錄周世宗從孫柴元亨爲三班奉職

先是加恩郭氏至是

又恩及柴氏又詔周世宗後每郊祀錄其子孫一人至和四年

遂封柴詠爲崇義公給田十頃奉周室祀並給西京周
廟祭享器服神宗又錄周世宗從曾孫思恭等爲三班
奉職熙寧四年崇義公柴詠致仕子若訥襲封徽宗詔
柴氏後已封崇義公再官恭帝後爲宣教郎監周陵廟
世爲三恪南渡後高宗又令柴叔夜襲封崇義公理宗
又詔周世宗八世孫承務郎柴彥穎襲封崇義公此皆

見於本紀及續通鑑長編者蓋柴氏之賞延直與宋相終始其待亡國之後可謂厚矣

宋郊祀之費

宋制每三歲一親郊大小各官皆得蔭子趙思誠疏言寒士在部須待數年之闕今親祠之歲任子約四千人十年之後須萬二千員則寒士有三十年不得選者是郊祀恩蔭已極冗濫此外又有賞賚計每次緡錢五百餘萬大半以金銀綾絹純袖平其直給之景德郊祀至七百餘萬東封又八百餘萬祀汾上又百二十萬可謂爲三司使著景德會計錄自後歷代郊祀常以爲準仁宗享明堂并增至一千二百萬後以西夏用兵國計日

紬乃詔裁減郊祀所賜銀絹舊三四千者減一千一千者減三百百減二十特著爲令然寶元元年會計京師所入金帛一千九百五十萬而出者二千一百八十五萬是歲以郊祀故出入之數視常歲過多云則亦未爲大減也

俱見食貨志

神宗時司馬光曾疏請聽百官辭南郊賞

資不許人主敬天精意以享何貴於恩澤之多乃浮費如此是人主昭事之典反爲百官倖恩之端真屬無謂且歲一親郊古今大禮今反以浮費之多不得不改爲三歲一舉是又因百官之沾被成人主之怠弛尤不可之大者也按范鎮疏云賦役繁重轉運使又於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無名歛率不可勝數然則南郊之費

大概出於外僚科歛所進之羨餘是又因百官之濫恩而股萬民之財力立制抑何謬耶

宋制祿之厚

宋史職官志載俸祿之制京朝官宰相樞密使月三千春冬服各綾二十匹絹三十匹綿百兩參知政事樞密副使月二千綾十匹絹三十匹綿五十兩其下以是爲差節度使月四百千節度觀察留後三百千觀察二百千綾絹隨品分給其下亦以是爲差凡俸錢並支一分見錢二分折支此正俸也其祿粟則宰相樞密使月一百石三公三少一百五十石權三司使七十石其下以是爲差節度使一百五十石觀察防禦使一百石

其下以是爲差凡一石給六斗米麥各半熙寧中又詔

縣令錄事等官三石者增至四石兩石者增至三石此

亦正俸也俸錢祿米之外又有職錢御史大夫六曹尚

書六十千翰林學士五十千其下以是爲差職錢惟給京朝官外任者不給

同別有公用錢也元豐官制行俸錢稍有增減其在京官司供給

之數皆併爲職錢如大夫爲郎官者既請大夫俸又給

郎官職錢視國初之數已優至崇寧間蔡京當國復增

供給食料等錢如京僕射俸外又請司空俸視元豐祿

制更倍增矣俸錢職錢之外又有元隨僉人衣糧在京任宰相

密使在外任使相至刺吏皆有隨身餘止僉人宰相樞密使各七十人叅知政事至尚

書左右丞各五十人節度使百人留後及觀察使五十

人其下以是爲差衣糧之外又有僦人餐錢中書樞密及正
刺史以上僦人

皆有衣糧餘
止給餐錢朝官自二十千至五千凡七等京官自十五千

至三千凡八等諸司使副等官九等此外又有茶酒厨

料之給薪蒿炭鹽諸物之給飼馬芻粟之給米麵羊口

之給其官於外者別有公用錢自節度使兼使相以下

二萬貫至七千貫凡四等節度使自萬貫至三千貫凡

四等觀察防團以下以是爲差公用錢之外又有職田

之制兩京大藩府四十頃次藩鎮三十五頃防團以下

各按品級爲差選人使臣無職田者別有茶湯錢建炎

南渡以兵興宰執請俸錢祿米權支三分之一開禧用

兵朝臣亦請損半支給皆一時權宜後仍復舊制此宋

一代制祿之大略也其待士大夫可謂厚矣惟其給賜
優裕故入仕者不復以身家爲慮各自勉其治行觀於
真仁英諸朝名臣輩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猶多慷
慨報國紹興之支撐半壁德祐之畢命疆場歷代以來
捐軀殉國者惟宋末獨多雖無救於敗亡要不可謂非
養士之報也然給賜過優究於國計易耗恩逮於百官
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此宋制之
不可爲法者也

宋祠祿之制

宋制設祠祿之官以佚老優賢自真宗置玉清昭應宮
使以王旦爲之後旦以病致仕乃命以太尉領玉清昭

應宮使給宰相半俸祠祿自此始也在京有五清昭應

宮景靈宮會靈觀祥源觀等以宰相充使

王會以宰相為會靈觀使

曹利用以樞密使領景靈宮班在曾上後曾進昭文館大學士為五清昭應宮使乃班利用上見王會傳充使者俸錢玉清昭應宮月百千景靈宮七十千祥源觀五十千見職官志

丞郎學士充副使庶僚充判官都監提舉提點等

各食其祿初設時員數甚少後以優禮大臣之老而罷

職者日漸增多熙寧中王安石欲以此處異議者遂著

令宮觀毋限員數以三十月為一任又詔杭州洞霄宮

亳州明道宮華州雲臺觀建州武夷觀台州崇道觀成

都玉局觀建昌軍仙都觀江州太平觀洪州玉隆觀五

嶽廟並依嵩山崇福宮舒州仙靈觀置管幹提舉等名

以此食祿仍聽從便居住又詔除宮觀者毋過兩任其

兼用執政恩例者毋過三任紹興以來士大夫之從駕

南來者未有闕以處之乃許承務郎以上權差宮觀一

次月得供給各依貴序降二等支不限員數後以陳乞者多又定令稍復祖

宗條法之舊一任以定法再任以示恩紹熙五年慶壽赦令宮觀廢廟已滿不應再陳

者今因慶壽恩年八十以上者特許更陳一次京官二年選人三年皆於優厚之中寓

限制之意見職官志

宋恩蔭之濫

蔭子固朝廷惠下之典然未有如宋代之濫者文臣自

太師及開府儀同三司可蔭子若孫及期親大功以下

親并異姓親及門客太子太師至保和殿大學士蔭至

異姓親無門客中大夫至中散大夫蔭至小功以下親

無異姓親武臣亦以是爲差凡遇南郊大禮及誕聖節俱有蔭補宰相執政蔭本宗異姓及門客醫人各一人太子太師至諫議大夫蔭本宗一人寺長貳監以下至左右司諫蔭子或孫一人餘以是爲差此外又有致仕蔭補曾任宰執及見任三少使相者蔭三人曾任三少及侍御史者蔭一人餘以是爲差此外又有遺表蔭補曾任宰相及現任三少使相蔭五人曾任執政官至大中大夫以上蔭一人諸衛上將軍四人觀察使三人餘以是爲差由斯以觀一人入仕則子孫親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可及於門客醫士可謂濫矣俱見職官志然此舊屬定例非出於特恩也天聖中詔五代時三品以上告身存

者子孫聽用蔭則并及於前代矣明道中錄故宰臣及
員外郎以上致仕者子孫授官有差則并及於故臣矣
甚至新天子卽位監司郡守遣親屬入賀亦得授官
則更出於常蔭之外矣曹彬卒官其親族門客親校二
十餘人李繼隆卒官其子又錄其門下二十餘人雷有
終卒官其子八人此以功臣加蔭者也李沆卒錄其子
宗簡爲大理評事婿蘇昂兄之子朱濤並同進士出身
王旦卒錄其子弟姪外孫門客常從授官者數十人諸
子服除又各進一官向敏中卒子婿並遷官又官親校
數人王欽若卒錄其親屬及所親信二十餘人此以優
眷加蔭者也郭遵戰歿官其四子并女之爲尼者亦賜

紫袍任福戰歿官其子及從子凡六人石珪戰歿官其
三子徐禧戰歿官其家十二人此又以死事而優恤者
也范仲淹疏請乾元節恩澤須在職滿三年者始得蔭
子則仲淹未奏以前甫蒞任卽得蔭矣閻日新疏言羣
臣子弟以蔭得官往往未離童齒卽受俸望自今二十
以上始給職官志凡蔭嫡子孫不限年諸子孫須
年過十五弟姪須過二十此蔡積定之制龔茂良亦疏言慶
壽禮行若自一命以上覃轉不知月添給俸幾何是甫
蔭卽給俸矣朱勝非疏述宣和中諫官之論曰尚從竹
馬之行已造荷囊之列則甫蔭得服章服矣熙寧初詔
齊密等十八州及慶澗等四州並從中書選授毋以恩
例奏補則他州通判皆可以蔭官奏補矣金安節疏言

致仕遺表恩澤不宜奏異姓親使得高貲爲市則恩蔭
并聽其鬻賣矣以上俱見各本傳其間雖有稍爲限制者神宗詔
諸臣年七十以上直除致仕者不得推恩子孫是議又詔
任子自一歲一人者改爲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者改
爲六歲一人孝宗詔七十不請致仕者遇郊不得蔭補
又詔終身任宮觀人毋得奏子此雖略爲樽節然所減
損究亦有限朝廷待臣下固宜優恤乃至如此猥濫非
惟開倖進之門亦徒耗無窮之經費竭民力以養冗員
豈國家長計哉

宋恩賞之厚

宋制祿賜之外又時有恩賞李沆病賜銀五千兩王旦

馮拯王欽若之卒皆賜銀五千兩此以宰執大臣也雷
有終平蜀有功特給廉鎮公用錢歲二千貫既歿宿負
千萬官爲償之此以功臣也戴興爲定國軍節度使賜
銀萬兩歲加給錢千萬王漢忠出知襄州常俸外增歲
給錢二百萬此以藩鎮大臣也若李符爲三司使賜銀
三千兩李沆宋湜王化基初入爲右補闕卽各賜錢三
百萬湜知制誥又賜銀五百兩錢五十萬楊徽之遷侍
御史賜錢三十萬魏廷式爲轉運使賜錢五十萬宋搏
爲國子博士賜錢三十萬班僅庶僚非有殊績亦被橫
賜甚至魏震因温州進瑞木作賦以獻遂賜銀二千兩
毋亦太濫矣仁宗崩遺賜大臣各直百餘萬司馬光率

同列上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宜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宜許侍從進金錢助山陵費不許此可見宋代恩賞之大概也南渡後吳玠卒賜錢三十萬蜀將郭浩楊政各賜田五十頃魏勝戰死賜銀千兩絹千匹宅一區田百頃吳璘卒高宗已爲太上皇賜銀千兩蓋南宋幅員狹而賦稅少匪頒亦稍減矣

宋冗官冗費

宋開國時設官分職尚有定數其後薦辟之廣恩蔭之濫雜流之猥祠祿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紀極真宗咸平四年有司言減天下冗吏十九萬五千餘人所減者如此未減者可知也王禹偁言臣籍濟州先時止有

一刺史一司戶未嘗廢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又增
置通判副使判局推官而監酒權稅又增四人曹官之
外又益司理一州如此天下可知見楊億疏言員外加
置無有限數今員外郎至三百餘人郎中亦百數自餘
太常國子博士等又不下數百人率爲常參不知職業
之所守祇以恩澤而序遷見宋祁疏言朝廷有三冗天
下官無定員一冗也州縣不廣於前而官倍於舊請立
限員以爲定法其門廕流外貢舉等科俟闕官時計員
補吏又曰使相節度爲費最多節相之建或當邊鎮或
臨師屯公用之錢所以勞衆享賔也今大臣罷黜率叨
恩除坐糜邦用莫此爲甚請自今非邊要無師屯者不

得兼節度已帶節度者不得留近藩及京師范坦亦
言戶部歲入有限今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至刺史
又數千人自非軍功得之宜減其半俸按向經傳方
鎮有公使錢例私以自奉去則盡入其餘大臣罷退多
優以節度空名待制以下亦或帶留後刺史等銜其應
得之分例亦與現任者同故祁坦皆欲減之此又冗官
之上更加冗費也徽宗時盧策疏言皇祐所入三千九
百萬而費纔三之一治平四千四百萬而費五之一熙
寧五千六十萬而費盡之今諸道隨月所需汲汲然不
能終日矣此猶北宋全盛之時已如此南渡以後幅員
既少而耗費更多廖剛疏言劉晏以一千二百萬貫供

中原之兵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貫供川陝一軍而不足川陝兵數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內官員萬一千七員兵士所給錢比官員不及十分之一則冗員在官不在兵見前此軍官之冗費也汪應辰疏言班直轉官三日而堂吏食錢萬緡工匠洗器僅給百餘千而堂吏食錢六百千塑羅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錢已支三萬銀絹六百兩正見前此堂吏之冗費也舉此類推國力何以支乎

南宋取民無藝

宋初國用雖濫然主皆恭儉吏治亦淳尚無甚病民之事自王安石行青苗等法而民始受害

時又有免役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賴上供錢

見蔡幼學傳

然猶爲富國強兵起見也至徽宗時蔡京當國專

以豐亨豫大之說蠱惑上心動引周官惟王不會爲詞

遂至取民無藝是時賦稅之外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

戶部錢物哀歛各不相知肆行催索又有大禮進奉銀

絹有贍學糶本

錢亦見蔡幼學傳

宇文粹中疏言朝廷支用一切

取給於民陝西上戶多棄產而居京師河東富人多棄

產而入川蜀是西北之受害可知甚至花石綱之擾運

一石民間用三十萬緡而東南又大困南渡後因軍需

繁急取民益無紀極有所謂經制錢者本宣和末陳亨

伯爲經制使劄雜征之法因以爲名建炎中高宗在揚

州四方貢賦不至呂頤浩葉夢得言亨伯常設此制宜

廿二史劄記

卷五

宋史

三

一
衍行之以濟緩急於是課添酒錢賣槽錢典賣田宅增
牙稅錢官員請給頭子錢樓店務增三分房錢令各路
憲臣領之通判掌之紹興五年孟庾提點財用又請以
總制司爲名因經制之額增析爲總制錢州縣所收頭
子錢貫收二十三文以十文作經制上供以十三文充
本路用他雜稅亦一切彷彿此其征收常平錢物舊法貫
收頭子錢五文亦增作二十三文除五文依舊法外餘
悉入總制乾道中又詔諸路出納貫添收十三文充經
總制錢自是每千收五十六文矣此二項通謂之經總
制錢又有所謂月椿錢者紹興二年韓世忠軍駐建康
呂頤浩等議令江東漕臣每月椿發大軍錢十萬緡供

億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科於是州縣橫征江東西之害尤甚又有所謂板帳錢者輸米則收耗利交錢帛則多收糜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賍而謀其入索盜賊則不償失主檢財產則不及卑幼亡僧絕戶不俟覈實而入官逃產廢田不爲消除而抑納有司固知其非法而以板帳錢太重不能不橫征也淳熙五年湖北漕臣言紹興九年詔財賦十分爲率留一分以充上供自十三年始每年增二分鄂州元額錢一萬九千五百七十餘緡今增至十二萬九千餘緡岳州舊額五千八百餘緡今增至四萬二千一百餘緡民力凋敝實無從出此在孝宗有道之時已極廢削之害

也以上皆見食貨志此外又有和買折帛錢先是咸平中馬元方

建言方春預支錢與民濟其乏至夏秋令輸絹於官是

先支錢而後輸絹民本便之其後則錢鹽分給又其後

則直取於民林大中疏言今又不收其絹令納折帛錢

於是以兩縑折一縑之直吳是南渡後之折帛比青苗

法更虐矣趙開總四川財賦盡征權之利至大變酒法

剋與釀具官悉自置總釀戶以米赴官自釀斛輸錢三

千頭子錢二十二其釀之多寡不限以數惟錢是視特

張浚駐兵興元期得士死力以圖克復旬犒月賞費用

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於食貨莫無遺策供億常有餘而

遺法訖為蜀中百年之害蜀至賈似道創議買公田平

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鎮江六郡共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令民以私家之租爲輸官之額是故於是民力既竭國亦隨亡統觀南宋之取民蓋不減於唐之旬輸月送民之生於是時者不知何以爲生也

宋軍律之弛

五代自石敬瑭結息太過軍律久弛喪師蹙地一切不問周世宗鑒其失高平之戰斬先逃之樊愛能何徽及將校七十餘人於是驕將惰兵無不知懼所以南取江淮北定三關所至必勝也宋太祖以忠厚開國未嘗戮一大將然正當興王之運所至成功固無事誅殺乃太宗真宗以後遂相沿爲固然不復有馭將紀律如太宗

雍熙四年劉廷讓與契丹戰於君子館廷讓先約李繼隆爲援及戰而繼隆不發一兵退保樂壽致廷讓一軍盡沒廷讓僅以數騎脫歸是繼隆之罪必宜以軍法從事而太宗反下詔自悔而釋繼隆不問真宗咸平三年契丹入寇宋將傅潛擁步騎八萬不敢戰閉城自守部將范廷召求戰不得已分兵入干與之仍許出師爲援廷召又乞援於康保裔保裔援之力盡而死而潛之援兵不至帝僅流潛於房州是時錢若水謂潛旣不能制勝朝廷又不能用法力請斬之不聽仁宗時夏人寇塞門砦砦中兵纔千人趙振在延安有衆八千砦被圍已五月告急者數至振僅遣百人往砦遂陷砦主高延德

監押王繼元皆沒於賊龐籍奏劾振乃僅貶白州團練

使俱見各本傳兵凶戰危非重賞誘於前嚴誅迫於後誰肯奮

死決勝乃繼隆等擁重兵坐視裨將之覆軍喪命而不

顧軍政如此尚何以使人此宋之所以不競也

宋科場處分之輕

唐時有通榜例陸贄知貢舉以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

凡肅元翰所薦皆取之贄書如崔羣以梁肅薦為公輔器

贄遂取中是也羣傳韓愈負文名遇舉子之有才者輒為

延譽并言於知貢舉之人徃徃得售故士爭趨之羣傳然

通榜必視其才時尚無糊名之例見名甄拔果當其才

人亦服其公而無異議其以徇私得中者唐錢徽知貢

舉段文昌屬以楊渾之李紳亦托以周漢賓及榜發皆
不中選而取中有李宗閔之婿蘇巢楊汝士之弟殷士
文昌遂奏徽取士不公穆宗命王起白居易重試內出
題目孤竹管賦烏散餘花落詩舉子多不知出處被黜
者孔溫業趙存約等十人遂貶徽江州刺史李宗閔劔
州刺史楊汝士開江令舊唐書錢徽傳是唐時科場之處分本輕
至五代時鄭珏舉進士數不中張全義爲之屬有司乃
及第見歐史桑維翰應舉亦張全義言於有司得第舊唐書
崔稅將知貢舉有舉子孔英者素有醜行宰相桑惟翰
謂稅曰孔英來矣稅不喻其意反疑維翰囑之乃考英
及第見薛史此以勢利舞弊者後唐清泰中盧導知貢舉

將鎖院劉濤薦薛居正必至台輔尋取之後果爲相

宋史薛居正

正傳李度工詩有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之句樞密使

王樸錄其句薦之知貢舉申文炳遂擢度第三人

宋史李度傳

此亦通榜之餘風雖非以勢利起見然知其人而取之

究亦弊也聶嶼與趙都同赴舉都納賂於鄭珪報明日

當登第嶼聞不捷乃大詬來人以恐之珪懼俾俱成名

宋史是竟以賄賂得第矣五代亂世此等作奸舞弊之事

習以爲常固無足怪其有稍示懲罰者同光三年禮部

侍郎裴皞知貢舉所取新及第進士符蒙正等干物議

特詔翰林學士盧質覆試王澈改第一桑維翰第二符

蒙正第三成僚第四既無黜落裴皞免議周廣順中趙

上交知貢舉有新進士李觀不當策名物議喧然中書

門下以觀所試詩賦失韻遂黜之并謫上交官由侍郎

降詹事

聖

顯德中劉濤考試不精楊樸劾之世宗命翰

林學士李昉覆試黜者七人濤坐降謫見又劉溫叟考

進士得十六人有譖之者帝怒黜十二人溫叟左遷見

是五代時雖有科場處分不過降秩宋初因之開寶中

李昉知貢舉貢士徐士廉擊登聞鼓訴昉用情帝怒特

命覆試多黜落者昉責授太常卿

見本紀及昉傳

真宗時三司使

劉師道以第幾道舉進士囑考官陳堯咨時已糊名考

校乃於卷中爲識號遂擢第已而事泄詔幾道落籍永

不預舉師道責忠武軍行軍司馬堯咨責單州團練使

此五代及宋科場處分大概也惟王欽若知貢舉有任
懿者托素識欽若之僧惠秦賂以白金二百五十兩會
欽若已入院僧囑其門客達於欽若妻李李遣奴邢膺
入院書懿名於其臂及白金之數以告欽若遂得中後
事泄欽若反委罪於同知舉官洪湛湛遂遠貶見欽若及湛傳以
有贓賄故處分較重然納賄舞弊僅至竄謫科場之例
亦太弛縱矣

定罪歸刑部

宋太祖嘗謂宰相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
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耶自今諸州
決大辟錄案奏聞付刑部覆視遂著爲令此建隆三年

所定也某自有此制天下重獄皆須候部覆覈宜無有

擅殺者矣然李及知秦州有禁卒白晝攫婦人金釵於

市吏執以來及方觀書詰問得實即命斬之觀書如故

張詠知益州有小吏以罪械其頸吏恚曰非斬某枷

不得脫詠即命斬之詠范正辭奉詔料州兵送京有王

興者憚行以刃傷其足正辭斬之與妻詣登聞鼓院上

訴太宗以正辭有威斷特擢之正王濟知睦州有狂僧

突入州廨出妖言濟與轉運使陳堯佐按實斬之堯呂

公弼知成都管卒犯法扞不受杖曰寧以劍死公弼曰

杖者國法劍汝自請乃杖而斬之公文彥博知益州方

宴擊毬聞外喧甚乃率長杖一卒不伏呼八問狀令引

出與杖又不受復呼人斬之竟毬乃歸見舒亶為臨海尉有民晉逐後毋至亶前命殺之不服亶起手斬之投劾去見定罪既歸刑部乃尚有擅殺如數公者按鄭毅疏謂軍法便宜止行於所轄軍伍其餘當奏朝廷然則軍政原有便宜行法之條如張詠在益州正當王均李順等叛亂之後固宜用重典以儆凶頑其餘亦皆軍士之玩法者故不妨概以便宜處之歟舒亶以小吏而擅殺逆子雖不悖於律而事非軍政官非憲府生殺專之亦可見宋政之太弛也

宋遼金夏交際儀

金史有交聘表凡與宋夏高麗和戰慶弔之事闕卷瞭

如然宋之與爲鄰者比金較多則宋史益宜有交聘表
乃反無之此修史者之踈也大概兩國交際每重在儀
節之間澶淵之盟宋爲兄遼爲弟故遼使常稍屈宋史
程琳傳契丹遣蕭蘊杜防來蘊出坐位圖示琳曰中國
使者坐殿上高位今我位乃下請升之琳曰此真宗所
定不可易也乃已然則真宗初定和議時宋使至遼燕
享之禮較尊於遼使之至宋矣然遼人亦徃徃故自尊
大不肯稍屈程師孟使遼至涿州契丹來迓者正席南
面涿州官西向而設宋使席東向師孟不肯就坐叱僮
者易之乃與迓者東西相向吳奎使契丹歸遇契丹
使於途契丹以金冠爲重紗冠次之舊時兩使相見必

重輕適均至是契丹使服紗冠奎乃亦殺其儀以見見
沈立使契丹適其國行册禮欲令從其國服否則見於
門立曰北使來南未嘗令其變服况門見耶乃止見
宗崩遼使來弔祭胡宗炎逐境上使者不易服宗炎以
禮折之須其聽命乃相見見遼道宗遣使以已像來求
徽宗畫像未報而道宗殂天祚帝立復以爲請宋使張
昇往欲先得其新主像乃諭之曰昔文成弟爲兄屈尚
先致敬况今伯父耶天祚帝乃以已像先來見此宋遼
兄弟之國使命往來故事也至宋與金交際之儀則前
後不同據金史使張通古至江南宋主欲南面使通古
北面通古不肯索馬欲北歸宋主乃設東西位使者東

面宋主西面受書詔拜起皆如儀見金史張通古傳然宋史本紀

通古至帝以方居諒闇難行吉禮命秦檜攝冢宰受書

以進又檜傳及王倫李彌遜勾龍如淵等傳皆言金使

來朝議洵洵檜迫於公議屬王倫力言於通古等聽檜

就館受書以省吏朝服導引納其書禁中自是當日實

事而通古傳所云拜詔如儀者或通古歸自詡之詞也

至宋孝宗與金世宗重定和議則改奉表為國書稱臣

為姪凡報聘皆用敵國禮孝宗紀然金使至宋宋主尚有起

立受書之儀金完顏仲初為報問使仲奏請與宋主相

見儀世宗曰宋主起立接書則授之及至宋如禮金史完顏仲初傳

孝宗嘗欲改受書儀遣范成大至金陳奏世宗不允後

金遣完顏璋賀宋正旦宋使人就館取書而去璋還杖

一百除名金遣梁肅來詰問宋仍以書謝見金史完顏璋傳次年

劉仲誨來賀正旦宋仍欲變接書儀仲誨不可乃仍用

舊儀按此事宋史有錯誤處孝宗紀云璋來賀正旦以議受書儀不合詞後或曰別以太上皇帝姑嫂仍舊是璋初未嘗失禮也而金史瑛傳以使事失禮歸杖

然則在宋訪禮之處自是實事宋史所云以太上皇詔始仍已而金使烏林

答天錫來賀會慶節要孝宗降榻問金主起居帝不許

天錫跪不起宰相虞允文請帝還內令使者明日隨班

上壽見宋史孝宗紀及允文傳蓋又因宋就璋館取書之事故欲宋加禮

以為報復而孝宗遽起入內亦一時機變也又金黃久

約為賀宋生日副使適宋館伴正使病欲以館伴副使

代正使行事久約日倘副使亦病則將以都轄掌儀等

行禮乎竟令正使獨前行已與館伴副使聯騎見金史黃久約傳

蓋兩國交際儀節有關國體故各不肯自屈耳至兩國

使臣朝賀時則皆有山呼舞蹈之禮金海陵愛宋使山

呼聲使神衛軍習之見金史蔡松年傳是宋使至金山呼也金張

暉使宋以世宗大行在殯受賜不舞蹈見金史張暉傳是金使至

宋非國喪亦舞蹈也又兩國彼此有避諱之法金海陵

立太子光英宋改光化軍為通化軍光州為蔣州金章

宗以完顏匡為賀宋正旦使命權易名弼以避宋諱見金本紀

此又彼此避諱故事也至西夏之於宋初李繼遷德明

父子本臣屬於宋自元昊自立為帝不復稱臣後議和

但稱男邦泥定國兀卒兀卒者諱言吾祖也宋以詞不

順未之許後再定和議宋册爲夏國主約稱臣奉正朔
改所賜勅首爲詔而不名使至其國用賓客禮然使至
常館於宥州不令至興靈而元昊自帝其國中自若也

宋史楊吉甫告爲西夏使元昊專席自
尊若徒然實位元昊不能屈此蓋初册封時之事其於遼金二朝亦稱

臣而交際之儀稍異金世宗問張汝弼曰夏高麗皆稱
臣我使者至高麗與王抗禮夏王則立受使者拜何也

左丞完顏襄曰遼夏本甥舅國夏以遼公主故受使者

拜本朝與夏約遵用遼禮故耳汝弼曰行之已數十年

不可改也世宗從之見金史張汝弼傳此可見西夏之於遼金雖

稱臣而受其使拜與宋所定與使臣賓主相見之禮不

同矣及金哀宗時重與夏國議和則夏并不復稱臣但

以兄事金各用本國年號遣使來聘奉書稱弟而已

見金史

本紀

劉豫受金册爲齊帝時金宗翰等議旣爲藩輔奉表

稱臣則朝廷詔至當避正殿與使者抗禮金太宗詔曰
旣爲鄰國之君又爲大朝之子惟使者始至躬問起居
及歸時有奏則起立餘並行帝禮此又劉豫爲子皇帝
之儀注也